

MAR 24 1943

斯文

半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雜家名實辨證

程會昌

釋意義(續完)

倪青原

杜茶村(續完)

奈賢勳

金陵方言續考

朱溶

*
*
*
*

詩錄

朱溶
羅倬漢
高耀琮
蕭熙羣

金陵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系主編

南京北平圖書公司

雜家名實辨證

程會昌

欲徵諸子之朔，則劉歆之言審矣：

漢志諸子略敘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亦相生也。」此本子駿輯略爲說也。

若乃諸子著錄，亦始劉、班，九流十家，區以別矣。逮於後世，作者殊列，載籍增損，不能無變焉。其同源異流者，固分合可尋；而亡實存名者，遂迷離莫辨。今觀子部雜家，則信然矣。是以章學誠論之曰：「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龍蛇之混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旨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邪？」（校讎通義拾肆之伍）

章氏此言，識其大者。若云漢志已多淆亂，非所敢承。今余此文，但上規略、志，下迄提要，稍事整比，以見雜家之流變；而證後世目錄門類名實不符，數典忘祖者，在所多有。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難，蓋不自今日始云。

今既欲辯證名實，自非先明雜家本義不爲功。然則其本義云何？

曰：雜家者，百家所從入，期於爲治最切，蓋秦學也。

漢志之敘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此其所以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真雜家之初義也。春秋以降，諸子朋興，而雜家起於漢秦，於百家爲獨後，故得網羅衆論，舍短取長。徵在本書，則汪中序呂氏春秋，蓋詳之矣。中之言曰：「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一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而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一作誣役）善學（一作用衆）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修樂、適音，（一作和樂）古樂、音律、音初、制律皆論樂。藝文志言劉向校

書，別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載在別錄者，惟見於正義所引。案本書適音篇，樂記載之。疑劉向所得，亦有採及諸子。同於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一作用兵）振亂、禁暴、懷亂、論威、簡選、決勝、愛士七篇（當作八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述學內篇補遺）此則雜家之源也。

章學誠曰：「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文史通義或言公上）此明諸子之學，起於救世，期於爲治。然所詣既殊，持論亦別。其在初起，偉論孔多。故曰：「儒者博而寡要。墨者儉而難遵。」（史記史太公自序）降及名法，漸釋事理。而雜家爲最晚出，故但左右采獲，不遑自創以矜，而務爲治也最切。呂氏成書，所以備一代典要，固純乎雜矣。而其他學雖雜出，或各有長。若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則善於兵者也。尉繚二十九篇，師

古注引別錄云：「繚爲商君學。」則近於法者也。淮南子則章學誠所謂「自托於道處之支流」者也。要之不害其爲雜家，以其通衆家之意，而成一家之言也。攷高誘序呂氏春秋，稱「此書所向，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荀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劉安亦自謂「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舉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矜擊，謝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旨，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多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要略篇校文從劉文典解）此雜家言之僅存者。觀其書，固欲綜先王之道，行時則之治。他若由余、尉繚、尸子之書雖亡，而徵之載籍佚文，猶得見其大旨。（由余舉見史記秦本紀尉繚事見始皇本紀尸子則王氏考證云「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班氏稱其所長，以爲「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信乎不差。此則雜家之旨也。

漢志敘雜凡二十家，四百三篇，今實存三百九十三篇，少

十篇。由余三篇，原注云：『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尉繚二十九篇，師古注引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尸子二十篇，原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洩死，佼逃入蜀。』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原注云：『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皆異國入秦之士也。案淮南內二十一篇以前凡八家。皆先秦書也。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原注云：『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命三十七篇，原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蓋文不雅馴，措紳先生雜言之矣。是則除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而外，秦產之書，得其秦半。故顧實曰：『夫秦本無儒，異國之士，輻湊於秦，形成帝業，於是雜家之學大盛。由余、尉繚、尸子、呂覽先後踵輝，此亦一時之奇觀也。』（漢書藝文志講疏）蓋秦以變法強，以養士盛。不崇一家，尙能為主。太史公書具在，可覆案也。雜家之學，發祥於秦，豈無故與？此則雜家之地也。

故曰：雜家者，百家所從入，期於為治最切，蓋秦學也。右舉三端，皆繩漢志。洎夫嬴秦失軌，劉漢代興，餘師尙存，流風未泯。雜家之學，亦有踵華。自淮南內篇以降，為家十二。惜其多亡，良可不論。考九流之別，本姬周迄漢學術之

要詮。而名、墨、縱橫之流，小宗衰族，再世失傳，後世真能繼軌。宗風不暢，篇簡微空。然論者猶得循名附實，徵其初義。至雜家之學，當時既啓字未宏，後世更稱名混。世人往往不之深考，以為無勝旨可言。以言名理，固淪附庸；部次圖書，更成尾閫。世之君子，且以雜家之學，不足名家矣。今既揭樂雜家大旨於前，允宜評隲諸君彈射於次。庶幾盡所欲言：

章學誠之為學，最重師法專門；然余考以雜家為不足名家，實始於自珍，而自珍之言，又自學誠啓之。此或亦其自所不料者也。蓋學誠嘗云：『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實書而為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章氏固服膺劉略之綱目者，故又為之解曰：『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為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劉安托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文史通義貳言公上』由此觀之，呂、劉固足名家。章氏此論，未倍其素。讀自珍恢宏學誠之緒論，著古史鉤沉論，謂五經者，周史之大宗；諸子者，周史之小宗。其原雜家云：『臚引學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為雜

家祖。』(定庵續集或古史鈞沉論貳)在實齋以爲「三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者。瓊人則謂「兼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斯亦可得其辜較，明其是非矣。

然瓊人此論，雖無當於雜家本義，持說未苛。其後有江琬者，始奮其說，謂「雜之學，兼儒、墨、合名、法，而兼取各家之長。大抵諸子之言，不能屬於各專家者，可以隸於雜家。此在學者分析學術之派別，以寓天下之羣書，其於各有專家之名者，既各從其類，若夫既無別名，又不能附於各家之下，則不能不以雜家之名統括之，此誠爲不得已之苦心。然既曰雜，則並蓄兼收，宗旨必不一。古之名爲一家之學者，必有純一之宗旨，以貫徹其初。既雜矣，何家之可言？雜則非家，家則不雜，未可混而一之。既曰雜，又曰家，則不詞之甚；况雜家之學，出於議官，名之曰雜，與議官之意何涉？是則雜家之名，於理亦未當矣。」(讀子居言論九流之名稱)烏乎！雜家者流，果如是耶？

夷考江君此說，大抵在不知漢志義例所在。故以疏破注，援今論古，反不得其真。今試論之：夫道術肇興，或周始繼，著錄之業，略、志爲先。先道後器，若網在綱。蓋凡所稱引，

莫非專門之業。雖年遠世遠，或存或亡，而探賸鈞元，仿佛如在。此在全書，猶絕無例外者。江君既稱略、志流別，復詆其不通，舉矛盾，故無所困。此以疏破注之病也。又云：「若夫既無專名，又不能附於各家之下，則不能不以雜家之名統括之。此誠爲不得已之苦心。」則似以今之圖書分類法術目錄之學，子駿、孟堅當日，恐不如是。近李繼煌編古書源流，采有此篇，特加案語云：「近世學者，於分析事類，或條舉約章，往往有列舉及總括之二法。其可以指數者，既列舉於前，恐有

罅漏，則以凡字及其他等字以總括於其後。九流之中有雜家，想其命名之故，理亦猶是。然如其說，則宜以雜家居九流之末，列於第九，其理始順。今班志列雜家於第八，反居農家之前者，亦未可解。豈以農家之學，傳者甚微，不及雜家之盛，故列之於前耶？」則知雖阿好者猶不得強爲之解。此援今論古之失也。若其「既雜矣，何家之可言？雜則非家，家則不雜，未可混而一之」云云，則更屬望文生義，繳繞爲能，而不明漢志稱雜之例也。

余考漢志稱雜之例，約可四端：漢志條理，略下繫種，種下繫家，家下繫篇卷。若諸子略之雜家二十家四百三篇，詩賦

略之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術略之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皆略下所繫種稱雜者也。凡此均屬專門之學，有可循之界。其雜家及雜占，皆有類敘可徵；雜賦無類敘，而余別有說。（詳拙著漢志雜賦義例說）此其一也。次則有雜記、雜說、雜傳、雜議連文者，見六藝略。如詩有齊雜記十八卷。又敘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春秋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顧氏講疏曰：『公孫弘學春秋雜說（史記平津侯傳）弘習公羊蓋此類』）孝經有雜傳四篇。（王氏考證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又五經雜議十八篇。（原註云：『石渠論』王先謙曰：『此五經總論也』）均是也。凡此均屬作者不一，而主題則同，各繫所論，無所混廁。此其二者。再次則有雜子連文者，見數術、方技二略，其例滋繁。數術略天文首列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顧氏講疏釋云：『雜子星者，蓋雜記諸星。』其說非也。雜子星固多矣，而他如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秦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子贖雜子候歲二十六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宓戲雜子道二十篇，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農雜子技

道二十三卷，秦壹雜子黃治三十卷，雜子下字，均各不同。蓋雜子之義，固當另釋。余謂凡此均屬形下之道，持說卑淺，作者又皆依托，難以據信，故雖各冠作者，仍以雜子爲稱。此其三也。復次則但標雜字，六略所同，或緣篇章凌亂，不堪編次，但總衆篇，略標題目，故雜字多以冠首，且絕無作者可徵；然依其所繫，論次猶可推見。此其四也。凡此綱領，證在本書。初無江君論點所據。故使其人略涉漢志藩籬，持論當不如斯峻刻。夫發明驚挺，操調險急，駭俗可期，而不中於聽耳。此一例也。至九流出於王官之是非，非本文茲所欲論，姑從闕焉。

漢志所謂雜家之本義既明，乃可及漢志以後雜家之流變。流變之實，成於隋志。此書以前，文獻莫徵。考隋志敘雜家，稱『雜者，象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於史官之職也。』其言與漢志無異。惟稱源出史官，蓋以周禮無議官耳。又論其所短，謂『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舉，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亦與漢志同科。惟宜究其實，則兩志固大相逕庭，非條疏子目，不能知也。漢

志種種，前詳之矣。若夫隋志，雖總號雜家，實暗分四目。姚振宗謂由尉繚子五卷迄金樓子十卷，則「諸子之屬，爲一類。四庫提要所謂雜學之屬是也。」由博物志十卷至論集八十六卷，則「皆雜家之不名一體者爲一類。其中亦略有分別，以類相從。故撰人如沈約、虞翻皆前後兩見。四庫提要所謂雜考、雜說、雜品、雜纂之屬皆有之。」由皇覽一百二十卷迄書鈔一百七十四卷，則「爲類事之屬，至唐經籍志始別爲一類。」由釋氏譜十五卷迄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則「皆釋家之屬，兩唐志皆附於道家之後。」（隋書經籍志考證卷拾）此等區分，大體不謬。惟提要所云雜學，固與隋志未同，其詳當俟後論。其餘三目，則張華志博物而雜著有作，魏文侯皇覽而類事始萌。空宗之來，雖在東漢，而釋書之體，備於六朝。此皆劉所未見，班所莫先，著錄之門，不能無變矣。惜中經以降，簿錄多亡。隋志雜家諸書，舊錄究隸何部，均不可考。惟皇覽於中經新簿爲丙部，屬史家，此一事可徵耳。（見隋志敘）然隋志總敘自稱「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則由漢志之雜家變爲隋志之雜家，昧本義，成尾閭，濫而易道，往而不反，其間自有始作俑者焉。故知諸子雜家之義，

漢後已亡，著錄雜家之冗，歷世愈烈。此一變也。

劉向舊唐書經籍志綱紀墳籍，本自開元，條別未周，不爲世人所善。然其部次雜家，但稱「以紀兼敘衆說」，則實別具界義，不似隋志之名存實亡。又於子部特立類書一家，出釋家諸雜著附道家之後，餘仍舊貫。舉措之方，瑜瑕不掩，然其廓清隋志，斷制新猷，雖不知遠紹劉、班，而後之繼者，若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國史經籍志之流，均爾因循，莫之能改。則雖源始愈遠，而革故能安，亦可謂善變者矣。此二變也。

降及宋明，山陰祁承燾博物治聞，嗜書成癖，有澹生堂書目十四卷，雖遵四部，頗有流通。稽其子部，凡十有三類：則儒家、諸子、小說家、農家、道家、釋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醫家、藝術家、類家、叢書是也。其諸子一類，凡五子目：則墨家、法家、名家、縱橫家、雜家是也。祁氏此目，本就所藏，因恐「多者則叢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澹生堂書目卷首庚申書略例）依書爲目，遂有遷就。其非顯學，乃淪附庸。所以如此，祁氏未嘗有所申明，然以其略例揆之，則因繁以攝簡之法，蓋「事有繁於古而簡於今，書有備於前

而略於後」故也。其後泉州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聲華之盛，突過前修，子部十二類，其二曰雜家，注云：「前代藝文志列

名，法諸家，後代沿之。然寥寥無幾，備數而已。今削之。總名曰雜家。」是知卽澹生堂書目所謂諸子也。及清人修四庫提要，亦列雜家，敍云：「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徒守舊文，於

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家之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治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

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傍究物理，臆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所言自本前人，然其依據，祇及黃書，則亦未爲知本。今案雜學，卽舊時雜家而兼諸子之小宗者也。雜考以下四家，隋志已有其書，名義則自茲乃著。雜編，則今之所謂叢書，澹生堂書目子部自爲類，曠

之洞書目答問自爲部者也。至是雜家，兼包諸子。論其恢廓，蓋屬空前。此三變也。

流變諸端，綜如上述。蓋漢志之所謂雜家，非隋志之所謂；隋志之所云，又非唐志之所云；及千頃堂書目以下而愈遠矣。推究原因，則略、志雜家之學，漢後漸微其傳；劉、班不見之書，後世日興未艾。世之編目者又拘於七略四部，九流十家。雜家名義不昭，藩籬易撤，途途假而無所不包。雜家之士日以拓，雜家之實日以亡。後之學者，卒莫能辨。清儒卓爾如汪容甫，且以呂氏春秋爲「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托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述學內篇補遺呂氏春秋序）則自鄧庸何讓焉。章學誠云：自「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文史通義陸和州志藝文書敍例）誠慨乎言之矣。

補記：諸子小宗併入雜家，或以爲始於宋尤氏遂初堂書目，是也。然尤目但簿錄所藏，於類例增併都無說釋。古籍存亡，雖資考訂；目錄部次，殆鮮影響。因略去之。

二十五年春作，二十九年秋補記。

志文藝書漢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文藝書漢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家	雜	家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志經書附

釋 意 義 (續完)

倪青原

(一)「意義」之字源

攷意義二字，在希臘語中，並無相當之字。其同義字，

亦祇可作觀念及定義二詞之用。而英語之 Meaning 與德語之

Meinen 均源自古 Gauls 語之 Munan。其即思維或思察之義

而法語之 sens 及意大利語之 senso，均源自拉丁語 sensus

有 Meaning 及 sense 二字。sense 有時亦作意義用，而英語 Meaning 亦係 signification, opinion, worth 及 intent 等為同義字。Opinion 係自拉丁語 Opinio 而來，而 Opinio 又係自希臘語 *Sogon* 而來。*Sogon* 乃為介乎趣味及知識之間之一種意見。Worth 譯即價值，亦為主觀美感所決定者。Intent 譯即意向，為人意所示之事物之方向，此三者所示，均為人意所可任意變更者，亦可謂係人所創業者。至於 Signification 一字乃自 *Signum* 字而來，*Signum* 又源自拉丁語 *Signum* 而來。Signum 譯即標記 (a mark) 或表號 (a token) 之意，係指客觀事物所示之記號，綜合以上所述，則意義二字在西洋文字中，可分二類，英德語為一類，即 Meaning 及 Meinen，其同義字 Opinion, Worth, 及 intention 均屬於人意 (Personal meaning) 所指示者，而法意語又為一類，即 sens 及 senso 而英語之 sense 在指意義時，(in the meaning sense) 亦屬此類，其同義字則為 signification, sign, significs 及 significance 均屬於非人意。(non-personal meaning) 而為客觀事物所獨立指示者。故意義可分成人意與物義二類，揆之我國文字中意義二字，切合無間，按意從音從心，謂在心未發之音也，解為

心所計慮也，以今日通用語譯之，即心理學家所指之思想也，與英語 meaning 及德語 meinen 之原意，to think 完全符合，故與 opinion (意見) intention (意向) 等涵義相同，而為「人意」(Personal meaning)。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易經：「利物足以和義」，以今日通用語譯之，即謂事物自有其天然相宜之本位，依次排列，不相莽亂，故與 *signification, sign, 及 sense* 等字涵義相同，故稱「物義」，由此以觀，意義二字實足兼包英德法意四語之長，而無其偏失之弊，證之以近代致智學家，心理學家，及語言學家，關於意義之討論，及主張，更覺意義二字，實較以上四國文字之同義字為優越，今之詮釋意義者，亦不外上述二派，或以為祇是人意，方可謂為意義，或以為唯有客觀之標記，始為意義，人本主義及唯心論者，則屬前者，謂意義乃吾人意所及，或為放射作用，或為解釋作用，或為情感，或為意志，或為記憶，或為理知，均莫不屬人意 (Personal meaning)，唯實主義及唯物論者則以為意義，乃事物之屬性，彰顯於吾人知覺者，吾人之認識事物，曾不足以改變其本質，增減其元素，如水至零度則結冰，吾人承認與否，均不足以否定其事實之存在也，故意義者指物義也。

二者各持一得之見，嚴其壁壘，以相爭論，實則均係偏激之論也，意義者，指人意及物義而言者也。

(三) 意義之分類

Richards 和 Ogden 二人合著之 *meaning of meaning*

書中，根據文字學之立場，搜集各家有關意義之討論，為之分類，茲節譯如下：

I. 關於語言所虛構者

1. 語言之內在特質

2. 語言與事物間之單純關係

II 關於語言之使用者

3. 同義字

4. 文字內包

5. 實體元素 (essence)

6. 放射動作

7. a. 意向事件

b. 意志本身

8. 事物本位

9. 未來經驗中事物之實際結果

斯文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10 語言所包理論之結果

11 事物所激起之情緒

關於記號 sign 符號 symbol 等境地者

12 記號所有實際之關係

13 a. 刺激所引起之記憶影響

b. 適宜之記憶

c. 記號所解釋者

d. 事物所提示者

使用符號人實際所指示者

14 使用符號人所應指示者

15 使用符號人所以為指示者

16 解釋符號人所指示者

a. 實際所指示者

b. 以為所指示者

c. 相信使用符號人原意所指示者

Richards 等此分類法，因未能認清「意義」本身含義之性

質，同時蔽於語言學文字之限制，致人意與物義，交相混雜，

而失分類之原意，故未能發現新鮮材料，蓋分類法之功用，原

在搜集一部分材料後，確切辨認其性質及屬性，程序等。而後依次排列，則雖未曾搜集之材料，亦可依其排列表格內之空缺位置，重新發現。以補充之，茲以意義本身之意義，為之分類如下：

(四)以意義本義分類

I. 屬於人意者：

A 關於意志者：——

- 1. 意志本身：例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 2. 意志對象：例如「格物者，格此者也。」陸象山語錄

山語錄

- 3. 意欲希望：例如「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所使人督之。」墨子經說上，二十九。

B 關於情感者：——

- 4. 情感本身：例如「意在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王陽明傳習錄
- 5. 激起情緒：例如「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白
- 6. 激起情緒：例如「怒髮冲冠憑欄處，蕭蕭雨

C 關於理智者：——

- 7. 美的欣賞：例如「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李白
- 8. 理智本身：例如「意之本體便是知……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王陽明傳習錄

- 9. 理論結果：例如「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

D 關於價值者：——

- 10 道德價值：
- 11 經濟價值：
- 12 生命價值：「例如生死存亡關頭」

E 關於知覺者：——

- 13 實象知覺：例如「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李白
- 14 虛缺知覺：

a. 實而虛：例如「無。若無馬則有之而后

無……」墨子經說下二

b. 原來虛：例如「無天陷，則無之而無：

……」

15 勉覺印象：例如「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

貌之，若見。」墨子經說下五

關於行爲者：——

16 行爲的機：例如「有求也而虛也者，以其知

不必得之者。若說。」墨子經說上四

17 動作本身：例如「進，前取也。」墨子經說

下三六十五

18 放射作用：例如「丹青畫出是君山。」李白

G 關於記憶者：

19 記憶本身：例如「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I 關於「李白

亂世」裏記憶對象：例如「我在巴東山峽時，西看明

月憶峨眉。」李白

21 「記憶對象：例如「由來幾戰地，不見有人還

難。寒。半。理。刊。第一卷。第五期

。」「李白

H 關於使用符號者：——

22 使用人實際所指對象：例如「我無拿雪意，

所念在一飽。」程俱

23 使用人原意所指對象：例如「當年落筆意，

正欲譏韓子。」蘇軾

24 使用人應指對象：例如「莊子衣布而補之，

正慶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

耶？」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儻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儻也。」

莊子·山木

I 關於解釋符號者：——

25 解釋人實際指示：例如「自寫千言意，新裁

六幅圖。」蘇軾

26 解釋人以爲指示：例如「致，盡也，格，至

也，凡有二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

格物者也。」程子

27 解釋人以爲用符號人原有指示：例如「哀窮

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

「詩序

II 屬於物義者：

J 關於事物本質者：——

- 28 實體元素：例如「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德經第二十一章。

- 29 內在特性：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

- 30 事物本位：例如「選義按都，考辭就班。」

陸機

K 關於事物性能者：——

- 31 事物屬性：例如「生，形與知處也。」墨子經上二十二

32 事物關係：

- a. 空間關係：例如「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墨子，經上六十一
- b. 時間關係：例如「久，彌異時也。」墨子

經上四十

- c. 相對關係：例如「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

後相隨。」道德經第二章

- d. 邏輯關係：例如「實無名，名無實，

名者，僞而已矣。」楊朱

33 事物類比：

- a. 推類：例如「聖人者，以已度者也，故

以人度人，以情度情。」荀子，非相篇

- b. 比較：例如「有生之最靈者，人也。」

楊朱

- c. 反稱：例如「君子者小人之反也。」荀子

不苟篇

- 34 事物提示：例如「君看疊巘雲谷變，又有中

宵雨意生。」范大成

35 事物因果：——

- a. 因素：例如「故，所得而復成也。」墨子

經說上一

b. 因果：例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

，有失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

有忠臣。」老子道德經

c. 互關：例如「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莊

子齊物論

36 事物姿態：例如「孤月蒼浪，河漢清北斗錯

落長庚明。」李白

L 關於事物組成者：——

37 組合份子：例如謂「水輕二養」也。

38 組成種類：例如「知，聞，說，視，名實合

爲。」墨子，經上八十

39 組合歷程：「久，古今只暮。」墨子經說上

四十

40 組成總體：例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經，賢

辭上傳

M 關於工具者：——

41 直接工具：例如「知，材也……材知也者，

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眼。」墨子經上

42 間接工具：例如「知，以目見，而目以見火

，而火不見，准以五路知，久，不當以目見

，若以火見。」墨子經說下四七

43 作視工具：例如「嗚呼，自古興衰之道，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歐陽修五代伶人

傳

N 關於文字者：

44 文字來源：例如說文「名，自命也，從夕從

口，夕者冥也，冥不可見，故以口自命。」

45 文字內包：

a. 名義內包：例如「博愛之謂仁。」韓愈，

原道

b. 實質內包：例如「人是兩足動物。」

46 同義文字：例如「看，視也，省，察也」凡字

典之解釋大都均屬此類。

47 上下文：例如「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見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因，知乃容，容乃公，公乃王，至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此節說明常字至明，惟須以上下文連貫一氣解釋之。

48 文字關聯：例如「月暈而知風，礎潤而知雨」。

49 文字背景：例如禪宗五祖弘忍擬傳其衣鉢

乃命弟子各依所能，自造一偈，神秀謂，

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

使惹塵埃。」慧能改之而成「菩提本非樹，

杜 茶 村

〔續完〕

茶村七古，以燈船鼓吹歌爲最長，亦以此得名。沈德潛則評爲頹唐之尤者，其作甚長，不能備錄。然此歌備論一時之事，若以山谷論杜少陵北征詩例之，其與一代興衰，要爲不可無之作。况對客揮毫，立就數千言，其才氣亦有足驚人者矣。

張竹樵云：「杜茶村以燈船鼓吹歌得名，雅雨山人謂同周

禮閣諸公觀燈秦淮，權園出百金賭鼓吹詞，茶村遽起擬之。」

按漁洋感舊錄記此句下有鮑叔知我貧也一語，就吟席振筆直書，

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盡傾。沈歸愚則謂雙合肥尙書續

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着塵埃。」後者之意義，得前者而益彰，故如讀者熟知慧能之產生時之背景，則其語之意義，自更豐富矣。

以上之分類，不過就隨手拈來之少數材料，爲之分析排列疎漏之處，在所不免，惟與 *Chün-tung* 等，憑西洋文字之性質而分類者，似足表明我國文字涵義之豐富及繁複也，此點似爲今日治中國思想者，所應注意者也。

奈賢勳

燈船之勝，會客賦詩，茶村歌道場，合肥夫人以百金贈之，兩說不一。予意尙書續燈船鼓吹，權園出金賭詩，而茶村詩歷卷，合肥夫人贈金，此自一時事，而沈詆是爲頹唐，則大不然。行文尙體要，氣格聲調次之。茶村掃去依傍，一燈船瑣事，而衡其盛則推原江陵之當國，考其衰則歸咎馬阮之柔政。一篇中于理亂興亡，三致意焉。能使讀者痛癢無端，久之歎歎太息而不自禁，是謂能見其大。若但講格律聲調，則當時名士優爲之，要不足以下銅仙之淚，脫纏臂之金也。」（楚天樵語）

此歌所載，其中尚有若干故事，可以想像當時秦淮之勝。且記時記事，皆可據也。若王禪登龍之善樂鼓，又崇禎時之宰相，便直斥薛與周之賂賄公行。（按此言指薛觀國周延儒，二人後皆賜死）小題且而能做出大文章，胸襟自是高人一等。當時能傾座者，其在斯歟。惟以詩論，一時派筆之作，不容推敲，自不免有率句累語，此其頽唐之由來也。古人亦有援軍立成，便傳誦一時而幾是率者矣，然此不是以為茶村之病。故責茶村以此律，則失之苛，必替茶村迴護此律，亦失之佞。

綜合茶村各體詩而言，似每體有一單獨之面目。詩無論漢魏唐宋，其間有成數者，大抵風格皆一貫。陶謝不待言矣，卽李杜蘇黃亦何嘗不然。無論爲古體抑或近體，蘇自是蘇之口吻風格，黃自是黃之口吻風格，故能於千百衆中有所樹立。留得自己面目風格，便使人一見而知其爲某人也。明之諸子，高談漢魏盛唐者，如古體學漢魏，而近體學盛唐，卽使十分逼肖，人但知爲漢魏盛唐而已，與作者自己何有。故文章貴有個性，卽所謂有作者一己之風格也。茶村之作，古體七絕中，有者或不似一人口吻，若五律尙能一貫，在當時作者中，沈歸愚稱其爲大家，而詆其長篇頽唐，誠能區其優劣也。

按魯齋僂云「茶村詩涵蓄蘊藉，無卑俚易盡之陋，維楊卓君子任嘗刊以冠諸遺民之集。」此言指茶村五律尙可，若七絕長歌，則有時不免卑俚易盡，又卓輯今在。茶村詩列在卷二，自序云，以得詩之先後而次第之，亦無特冠諸遺民之首語，是魯君之言不實也。

朱竹垞云：「啓禎之間，楚風無不效法公安竟陵者，于皇獨以杜陵爲師，是亦豪傑之工，惜一隨窮以老。孟貞曜所云，好詩多抱山也。」（按孟詩爲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此亦當指其五言立論，蓋茶村他作，去杜陵實遠也。故吳梅村嘗語人，「吾於五言近體，自得杜于皇金焦集而一變，猶以爲未逮若人也。」是茶村五律在當時確爲巨擘，乃舉世公論。今日讀之，亦以爲茶村獨于五律，致力甚深，可以涵蓋彼時也。

楚天樵語云：「國初名士，嗜茶村詩者夥矣。武陵胡孝緒云，狂傲全其真，俯仰存其誤。陽羨陳其年云，深雲雙皂帽，落日一新亭。湘潭黃九煙云，去國屈原終婞直，無家李白只佯狂。太倉吳梅村云，一氣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山飛鳥絕。新墟王漁洋云，詩成吟望無人會，寫寄黃岡杜水東。吳江潘次耕云，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客。此類甚多，然總不及魏楚

麓詩。茶村詩是飛仙人，海月江煙供咳嗽。茅止生詩，性情發樸音。大巧無纖詞，漢高一籀冠。六王無威儀，數語之妙。」此處所引，尚不足盡茶村交游之全，惟可略見其享名之廣也。

余所見變雅堂文集，但有一至二卷，中缺三至八卷，一二卷所錄，全屬詩序類。此不能窺其學，當時稱其文別開町畦，不作小家樣。余不能依此數文以爲論也。然下筆不在八家範圍內，便直以上窺秦漢，自是明人結習，若雲望堂集稱茶村五律渾灑精深，雅有不屑依傍唐人之意。不知近體至唐始完成，豈有度越唐人，而無所依傍，此語非謬則謬矣。當時謂法茶村文者，亦猶是也。

(五) 結論

茶村卒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十六年，得年七十七。三十至南京，平生足跡遍今之安徽江蘇浙江等地，而往來金陵揚州爲最多。後客死揚州，歸葬於金陵長干寺，越十九年陳騫年作守金陵，始葬之於太平門外紫金山麓。其時有人作詩曰：江南有客杜茶村，文采風流世所尊。不有滄洲陳太守，誰爲營葬太平門。此詩雖傷茶村，亦諷其一時交游，無有爲一死友謀尺寸土者。少陵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真堪爲茶村詠矣。

明末清初之際，海內人材，一時聚於南方，故茶村得盡交其人。雖茶村不與錢虞山通，惟與鼎孳，交則莫逆，不以其變節而改，此茶村之厚以待人也。故熊書岳有書評之曰：「乃

細讀大集，其中往來贈答，與觴詞輓章諸作，不無一二歸命於當世之達尊，而所謂當世之達尊，則又吾儕之所目爲敗名喪節，寡廉鮮恥，不足齒於士大夫之列者。薰蕕不同器，顏跖不共居，諒先生籌之熟矣。不知何故而復有出荒唐之作也。管幼安必不肯爲陳琳誌墓，陶靖節必不肯以詩輓王韶之，古人通介之際，斷然不苟，類如此。今先生一身似有難以本末論者，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經義齋集）然茶村亦嘗凌鑠貴介，致有大力者，購其集而焚之，今所存不及十之三四。又詆訶時人，毫無假借，致空室爲與之云，一索讀九首，拙選已存其八，惟復何元方一語，過於抹倒時人，未免犯忌，故逸之。」是茶村大言犯忌，爲不可諱之事，故益資而不能振。其交游終始，蓋有其難說者，若其本心，則大節凜然，無可訾者，而倦懷故國之心，時發之詩。「有淚看鍾阜，無冠拜孝陵」二語，至今讀之，猶覺悲涼沈痛，足可以風古今之變節者流。

茶村詩文，雖不足爲一代之宗，要在當時，能獨擺說時習，以少陵爲依歸，不失爲豪傑之士。學少陵固不必竟似少陵，他作雖不逮，五律終堪自立。今世風日偷，作豪俠者，則侈談明末四公子，喜放蕩者，則必辭錢謙之流，論吳梅村者，則低迴於其風流韻事，往往南京此風尤甚，一若不上攀諸人，便不能沾沾自賞，俯於名流。因茶村之作。而及其人，余故略論之如是。

金陵方言續考

朱 溶 錦江

玉篇：「張」或作張，古鏡切，張也，亦作酷霍切，音廓，說文

：弩滿也，从弓黃聲，段注：滿弩者，張而滿之，漢書吾

邱壽王傳，引滿曰——。廣雅釋詁：「張也，金陵語謂人炫

華曰：「擺」當本此，作闕者非是。

。說文：「盪」血也，从血亡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也，

唐韻：呼光切，音荒，韓詩：盪池波風肉陵屯，金陵人以

動物血凝結充食品者曰「盪」，如雞盪鴨——之類，音轉爲去

聲。

。說文：「膠」卵不孚也，从卵段聲，徒玩切，呂覽：雞卵多——，

淮南原道：鳥卵不——，注：「貶也，揚子法言：先知其卵

——矣，金陵語責人子第浮蕩無成者曰「——蛋」，音轉爲萬。

玉篇：「搵」知鳩切，擬擊也，集韻：知林切，沁去聲，史記：

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索隱：右手——其

胸，金陵語以武器刺人曰——音轉爲罄。

。說文：「詒」相欺——也，从言台聲，與之切，類篇：江南呼欺曰

——，增韻：「誑」詐也，列子黃帝篇：狎侮欺——，又仲尼篇

：吾矣龍之——孔穿，集韻通作給，金陵謂欺騙人曰：「——

人上當。」

說文：「刺」箴也，君殺大夫曰刺，直傷也，廣雅：从刀从束，

束亦聲，七賜反，舉也，國策：面——寡人之過，引申爲諷

刺之——，七計切，音砌，詩葛屨：維是徧心，是以爲——，

又關雎序：下以風——上，金陵語謂以言語譏諷人曰「打刺」

，音轉爲倩。

說文：「整」齊也，从支从束从正，正亦聲，之逞切，梗韻，注

：束又小擊之使正也，詩大雅：爰——其旅，疏：「齊其師

旅，金陵語稱人體健強曰：「——壯」，音轉爲昆，巴蜀語稱

物整齊亦曰「——壯」或讀作梗，亦轉爲昆。

玉篇：「諛」他刀切，——調，言語不節也，說文：諛大平切音陶，

豪韻：往來言也，又小兒未能正言曰——謂金陵斥人語太

多曰「——詢」音轉爲勞叨。

詩錄

戊寅春同宿霞石空宿青城上清宮

朱溶 錦江

灌口看水壩，更作青城遊，登頓第一峯，白雲脚下浮，遠岫波瀾起，泯沱蛟龍道，宮前雙銀杏，直上干天颺，道人喜客至，舊釀漉新篘，殷勤話殘蹟，揮手山阿溝，腥血滿城頭，羣魔獠口齧，甘魂骨不山洪發，慘哉此浩劫，亘古無與侔，煌煌大血責，何日得清酬？沈思不能寐，步虛聲悠悠。

戊寅四月於成都食櫻桃

穿市櫻桃堆玉盤，潤如琥珀啖如丹，北湖夢裏知多少，盡作斑斑血淚看！

庚辰秋由滇入川至成都感賦呈許莼丈兼柬浙東諸友

羅倬漢 孟章

賦命輕江潭。未必喜枯槁。數江十八月。親友日連抱。長秋送遠風。開春迎日好。回首五羊城。有敵矜嘴爪。亂離到窮方。同難益相悼。一別東西行。夢魂不得繞。我馬向昆明。遲遲且回眺。世人惡舊物。爛漫一刮掃。勸我無復然。新境自關造。此意吾當知。心重不可告。哀哉魏人言。輕塵棲弱草。駕言往貴陽。四君每相隨。貴陽廿日間。蕭子常不欺。自黔入西蜀。車行何險巖。峻嶺花秋坪。羊腸繞不虧。宛轉釣絲崖。一線垂顛危。同行有唐君。曾到烏江湄。孰是龍場驛。孰是唐蒙碑。孰是夜郎國。尤於大宛明。端念成學時。從此生死地。晚復悟良知。絕學繼子輿。千載一人師。浙東有賢者。瞻之拜當何期。愛今之秀。浙東數友生。往來亦已久。前日到巴渝。李生(季谷)既相觀。月夜入洞中。思古之人狂。吼。相對言不休。謂今不勸侑。明日即中秋。相宴十日後。中秋且避月。觀亦如展重九。抑念四明友。鄞縣一林生。(本僑)抱病江之右。象山一林生。(覺辰)脫翅陝中走。更有諸賢章。勿勿。

鏡初。溫泉濯。歷后。(住重慶南溫泉)激江成六逸。盛會難再有。懷哉可奈何。良夜瞻北斗。祭酒何航航。浙中隨大師。餘杭南園學。平子佛慈悲。兩峽會長川。波濤激滌滌。更言私淑者。客骨高奇。魯迅爲至交。峯峯益峻危。紹興說是非。刻詒別滄瀾。我且進一言。濃厚自不私。不見。感。老。欲。花。聖。解。之。傍。得。晚。益。深。慈。母。淚。依。稀。(魯迅著傍徨晚有詩云夢裏依稀慈母淚)此境難可。到。此。情。不。可。移。山。陰。有。詩。翁。窮。源。自。不。疑。(放翁詩學到窮源自不疑)我言不足信。敢請祭酒規。青。蓮。數。無。家。錦。城。亦。云。樂。初。月。出。不。高。工。部。傷。寂。寞。我。望。天。之。南。家。在。地。之。角。來。蓉。今。二。旬。五。遷。亦。數。數。村。居。萬。籟。清。天。地。一。寥。廓。教。學。走。三。里。日。日。試。腰。脚。人。生。我。獨。芒。風。利。何。當。泊。聞。昔。深。心。人。迴。環。無。處。着。情。恍。觀。蒼。穹。九。皋。有。鳴。鶴。他。山。念。良。友。共。學。亦。攻。錯。新。交。猶。未。知。舊。交。已。落落。天。涯。待。清。音。諸。公。義。不。薄。

漢南就培之處索余近詩因成四首以爲謝

高耀琳

十年不作詩。下筆如有鬼。搜字腸已枯。拈韵氣已餒。詩成覆杯盡。吾何貴爾爾。男兒之大志。輕舟破江水。安石與周郎。各各標青史。始知揚子雲。小道不爲耳。把卷若誰仇。作詩徒自苦。昔聞秦丞相。浩歎發劇鼠。爲生本多途。何必事嗷嗷。定遠不爲侯。投筆乃豪舉。殺身震虎穴。炬光照羣虜。日是大英雄。可以式千古。陶潛昔折腰。誤飲米一斛。丈夫全社稷。豈干事妻奴。破管子囚車。諸葛棄草廬。一身繫安危。焉能樂閒疏。清名震國耳。今之士大夫。李自與杜甫。天地兩奇才。只爲作詩苦。沒生隨可哀。我欲奪其筆。攜之入班階。雄辯碎衆議。西幸計可回。運籌籌瑣。而合相州圍。奈何此二公。埋頭故紙堆。血淚下千行。無補生靈灰。

次十七翁韻有贈董懷紫曼樂山

蕭熙羣 印唐

江潭木葉媚新秋。九日題糕與子謀。絲雨縛魂將入定。片風撩鬢若吹愁。咄哉胡福晉司馬。命也聖徒魯伯牛。叢薄霜零天地滿。繫人心處是嘉州。

和答瘦桐

客。可。人。期。不。來。(後山句)一秋風雨響空階。成都酒味薄於水。料得愁腸日九回。寂寞村居抑鬱情。寒林漠漠織煙平。引心最是戍樓外。如血江山夕照明。

賁善半月刊 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中華」名號起源考

韓非子初見秦篇作者之推測

史記三種秦世系年代之比較

說「告」

關於武億

悼蔡元培先生

浪口村筆記

冰廬讀書記

學術消息(一則)

第一卷 第二期目錄

微子與周人之關係

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級職員的類別

灘水大夏水考(遺著)

附載日記

蔡子民先生對於史學上的計劃

浪口村筆記(續)

冰廬讀書記(續)

釋史齋雜鈔(二則)

學術消息(一則)

編輯者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王樹民

曾繁康

易鈺夫

孫次舟

荀珏

余毅

顧頡剛

張思維

孫次舟

李安宅

鄧陸

王樹民

仲凡

顧頡剛

張思維

楊向奎

新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謄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壩)

電話：二二三三號

印刷者 藝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正在呈請登記中